

復仇火焰

巴夫連科



SWT 679/12 25

巴夫連科 著

復仇火燄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亡國之人猶如失鳴之黃鶯。（巴武科夫）
英雄不怕死。（游擊隊的諺語）

在十月間一個濕漉漉的陰夜裏，有一個行路人走到葉美里科夫地方一個護林人的屋前叩門。他敲了很久，主人仍沒有開門，因為這樣的深夜已不是會客的時候了。但是敲門的聲音很着實，狗叫得並不厲害，護林人赤着腳走到門前，順便摸着獵槍問道：

——是誰呀？

——爸爸，開門。是我，巴維爾，——敲門的人這樣回答道。

——你是從那裏來的？——主人沒有急忙開門，小心地又問了一遍。

——從窩裏按原道飛來的，——敲門的人大概說了一句暗語。——爸爸，開門吧。我全身都濕透了。

護林人抽開了門門。

——鬼東西，不要整夜游蕩了吧。只會嚇人，——他讓他的兒子進來，帶着不滿意的聲氣

說道。

深夜的涼氣侵入到漆黑的屋中，一陣冷風從地板上吹起來，吹得窗簾飄動，窗外樹枝吱吱的響着，異常清晰，好似茅屋底牆壁搖動着的響聲一般。

爲什麼這樣黑，你掩着了窗戶麼？——他的兒子進到屋裏摸索着走到桌旁。

——爸爸，點起燈來吧，我有事情。

——等到天亮不行麼？

——請你點燈吧。每一點鐘都是寶貴的。

——把你們打垮了麼？

——好像是這樣。噯，我冷得很。有燒酒沒有？爸爸，你一點也沒有聽見我們的情形麼？沒有人到你這裏來過麼？

——有四個戰士經過我這裏透往前線上去了，我把他們領到小路上，並指給他們應當往那個方向走。再沒有別的人來過。

——往前線去了！我們也讓他們去才好哩。——巴維爾脫下皮靴，抖了一抖包脚布，大大喘了一口氣。

護林人點着一盞小煤油燈，也沒有回答他的兒子，就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說道：

——你喝茶不喝？要喝，我就叫娜達里起來燒茶。

——讓她睡吧。我們兩個要對面談談。

巴維爾脫下了帶帽頭的麻布雨衣和棉襖，他原是一個身體不高，乾瘦的少年，約有二十三歲左右，臉上長出稀疏的鬚鬚，顯然是不得已而留下的。

護林人却是肩膀寬大，身體魁偉，一切衣服他穿着都顯得窄小。他沉默地看着他的兒子。

——爸爸，他們把我們打垮了，——巴維爾坐在桌子旁邊，終於說出來了。——科洛斯特列夫陣亡了。

——科洛斯特列夫？——護林人把眉頭一皺，帶着疑惑的神情追問道。

——錫梯尼科夫和波里沙科夫也打死了。蘇和夫死裏逃生氣息奄奄地從德國人手中逃出來了。

——這一個逃了出來却是多餘的。那些犧牲了的、確是令人傷心。你也參加了麼，你親眼看見了麼？

——巴維爾點一點頭。

——我們都參加了。我們一共四十個人，至多剩下了十五個。都是單獨逃出來的，到早晨，大概可以會齊的。

——現在誰是指揮官呢？

——還要什麼指揮官？逃跑是用不着指揮官的：算是蘇和夫擔任了……

——蘇和夫現在竟當了指揮官麼？——護林人很不喜悅而驚奇地問道。——你看，事情竟會弄到這步田地。蘇和夫竟然當了指揮官。是了……你們把科洛斯特列夫底屍首埋在什麼地方了？

——那裏還能埋葬呢？他落到德國人手中了。

——那末，你們就是把他活着丟給敵人了麼？

——據說，他已經死了，我却沒有親眼看見，——巴維爾答道。

護林人更是愁容滿面了。

——我們應當離開這裏，——他的兒子說道。——應當過到戰線那邊去，在這裏是沒有辦法的。

——究竟是誰告訴你們說要走開呢？——護林人把燈移轉了一下，好更清楚地看着他的兒子問道。——有命令麼？

——現在德國人一定會把我們殺盡。波里少科夫受了拷打，錫梯尼科夫受了拷打。蘇和夫都親眼看見了，他也被捉了去要受拷打，但是他逃脫了，這小伙子真僥倖啊。

——你想着，他們叛賣了麼？

——什麼事情都會有的。

護林人把桌子一拍喝道：

蠢才，快住口。誰會叛賣呢，科洛斯特列夫會叛賣麼？你究竟是說誰呢？

我說，什麼事情都會有的，——巴維爾沒有看他父親的眼色而執拗地答道。

就是他不叛賣，別人也許會叛賣，如果落到了德國人手中，就不容你不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德軍定會到來的。爸爸，你不要生氣，你聽我說。德國人把兩千芬匪運到斯達拉雅盧撒城來了……他們都是三成的樹林中的獵人。他們是一定會給我們苦吃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有這樣的決定麼，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

蘇和夫是指揮官，他作了這樣的決定。只剩下了十五個人是不能打仗的。所以我就先跑回來告訴你說一聲。我們也需要準備一些東西。我們把你埋藏在兩個窖裏的東西起出來，預備些口糧，就離開這個親愛的森林吧！

這不是也邀我去麼？——護林人帶着冷笑問道。

當然是這樣啊。你怎能留在這裏。這是實在的。

你們所想的不是好事情，——護林人說道。——蘇和夫竟作出這樣的決議，當他來到的時候，我要把他的耳朵扭下來。

你沒有這種權利。他既是指揮官，就應當服從他。

他是什麼烏指揮官！誰派他這個混蛋當長官呢？像這樣的長官，就應當捉着腿拋到河裏去。

——我決不主張這樣辦？——他的兒子答道，同時抬起頭來靜聽。只聽見爐子上沙沙地

響。——娜達里，是你在那裏麼？

——是我。

——你下來，也有事情要向你說。

只聽得帳簾後邊有些響聲，從裏邊走出來了一個大姑娘，她依靠爐子站着，身材高高的，長得十分勻稱，活像她的父親。她的面容很莊嚴，不像一般姑娘那樣嬌媚，但是在她莊嚴容貌上自然地表現出一種天真純潔和熱烈興奮的神情，因此她那莊嚴的氣概就變成了端莊可親的姿態。她哥哥不由地觀賞了她幾眼。

——你怎麼不到桌子前面來呢？我又不是未婚夫，你還害羞麼，——他說道。

——我沒有梳裝，你說吧，你有什麼事情，——她緊緊地佩着圍巾，毫不客氣地答道。

——我在這裏也能聽見。

——妹妹，我要說的話很簡短，像電報一樣。蘇和夫託我同你商議到底。他說，讓娜達里不要再擺架子了，讓她嫁給我，我會使她過快樂幸福的生活。

——你說的是蘇和夫麼？——讓林人帶着鄙視的神氣問道。

——是的，就是蘇和夫。這有什麼奇怪呢？他若是有些勝利品，又有錢財。遇到戰線那邊去還會得到獎賞的。他若是請准了休假，會把娜達里帶到莫斯科去遊玩遊玩，她到那裏可以賺

天看電影，喝檸檬汽水，見見大世面，——巴維爾說着不禁笑了，覺得自己說了一句聰明的笑話。

——娜達里，你覺得怎樣？——父親問道，——你想喝蘇和夫底檸檬汽水麼？你看，連我們的巴維爾都羨慕得紅了眼睛。

娜達里更緊地用圍巾遮蓋着臉很久沒有作聲。她的父親和哥哥也默然等待她的回答。

——我什麼地方也不要，我用不着走，——她停了半晌說道。

——當上一次蘇和夫來糾纏我的時候，我已經對你們說明白了，我已有了愛人，我倆那樣的愛情是在情歌中也找不到的，我等待這種愛情幸福，如枯草等待甘雨一般；但是一切都完了，現在我的生活沒有一點意思了，我什麼地方也不去，我決不離開這裏。我若是走了，他又到什麼地方去找我呢，那他就找不到我了。

——你說究竟是誰要找你呢？——巴維爾帶着譏笑聲氣打斷了她的話。——難道你是千金小姐麼！——他又用這樣的譏笑聲氣對他父親說道：

——她想念的還是那個春天在這裏遊逛的跳舞家。關於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他們的整團部隊全被德國人剝成肉泥了，——不僅是人，就是馬鞍子也沒有留下一個圖圖的。

——什麼事情都說不定的，——娜達里鄭重地說道。——也許接到文書，說某人已經陣亡了，朋友們也來信通知這樣的消息，並且發給了撫卹金，而忽然間，他却叩門進來了：爸爸，

我不願意，我還要等着阿列克謝依，——她氣憤憤地打開帳簾進去了。

——不要當傻子，你就嫁給蘇和夫吧……巴維爾又開始說起來，但是他父親打斷他的話說道：

——夠了！睡覺吧！——用力把燈吹熄了。

巴維爾躺在桌旁的橙子上，用他父親的舊皮襖連頭蓋着睡了。

——若是聽見有人學着貓頭鷹連叫三聲，那你就可開門。暗號是「唐波夫」，——他說道。

他父親沒有回答，也鑽到自己被窩裏邊躺下了。

他兒子所說的新聞使他憤懣傷心已極。區黨部書記，科洛斯特列夫所領導的游擊隊，是在依里明湖和瓦爾戴中間的區域裏最好的隊伍之一。

這個地方，森林稠密，湖澤縱橫，是古來的沿湖邊區，曾是諾夫哥羅得江湖俠客們安身之地，這正好是游擊隊活動的天地。科洛斯特列夫，乃是依里明湖的老戶，從小就是漁人，如同狼一樣地熟悉森林中的奧妙，如同水鴨子一樣會辨別湖澤中迷亂的水路。他是一個森林中的漁人，罕見的文武雙全的俄羅斯人。他是天生成的游擊隊的人物。當德寇還在威得比斯克的時候，他就在森林中埋藏下了足夠半年吃的食糧，夠二百人用的槍枝，就把集體農莊的四十頭牛和十幾匹馬趕到森林中去了。當天氣尚暖，還在落雨的時候，他的游擊隊員就把滑雪板和雪車

運到森林中去了，在裁縫鋪中就給他們縫好了作掩蔽用的白色外衣。他把所有這些東西分藏在十個地方，究竟在什麼地方藏着什麼東西，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有錫梯尼科夫，波里沙科夫知道這種秘密的事宜，葉美里科夫地方的護林人也知道一部分。

在德寇佔領了斯達拉雅盧撤城以後，科洛斯特列夫委派了錫梯尼科夫去領導游擊隊，他自己留在城中未走。

科洛斯特列夫在城中組織了自己的秘密作工人員，他在城中同德寇鬥爭了兩個多星期，曾把他們炸死或燒死在房子裏面，或在黑暗的街巷中把他們殺死，或當他們睡覺時把他們捏死在被窩裏。

當他從城裏到森林中去的時候，在城中安排下了忠實可靠的人帶着軍事無線電機。

科洛斯特列夫在森林中時常得到城中傳來的消息，報告在某時在某條馬路上將有隊伍經過，在某地方有大砲，在某地方有坦克車。而他就選擇最重要的地方，防守不嚴的據點，乘其不備實行襲擊。德寇爲捉拿他，起初曾懸賞五千馬克，以後又增加到一萬馬克，而在最近以來又懸賞兩萬五千蘇維埃的錢，三頭乳牛和五麻袋小麥。

但是他們無論用強力，無論用鬼計，都不能捉到科洛斯特列夫。而現在他竟然犧牲了。

他兒子關於打仗不順利的敘述，尤其是他對於蘇和夫那種令人莫解的糾纏關係，以及他想要過到戰線那邊去的明顯願望，這一切都使護林人衷心不悅，他覺得這一切都是不好的事情。

他閉着氣，側耳細聽，巴維爾是不是睡着了。

「睡着了，這個下流東西！」，他憤恨地想道。科羅斯特列夫犧牲了，波里沙科夫陣亡了，錫梯已科夫也沒有轉回來，還有多少優秀的戰士全與他們一齊犧牲了——想來令人心寒！「鬼東西，犧牲了這樣多的人，他竟毫不痛心，睡得打鼾了」。

悲傷籠罩了他的全身，如中了風濕病一般，痛入骨髓，悲痛得要叫出聲來。

「俄羅斯，我們的俄羅斯」，他毫無聯繫地重複說着，他為祖國，為它的患難，為德寇橫加於它的一切可怕的殘暴而痛心。他也如同任何一個平常人一樣，不熟悉祖國的歷史，他不能正確地說出一個皇帝或是某一歷史人物究竟是在何時代建立了何種功勛，他對許多歷史事件的年代次序都弄不清楚，他能會把彼得大帝的功勛加到顧杜卓夫身上，然而他總是愛護並明瞭俄羅斯的過去的。他知道，俄羅斯是偉大富強的，他記得它的偉大光榮事業，信仰它的人物；他知道，在太古時代，自從建國的初期起，每遇患難都有英雄豪傑奮起救國，使之轉危為安。俄羅斯每在患難年份中，向來都產生出許多英雄。他從幼小的時候，就知道他的「同姓」，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國王底驚天動地的生平事業。從幼小的時候在其腦海中就印下了顧杜卓夫元帥在菲里軍事會議上矍鑠欲睡的姿態，那一位頭上聳起一束蒼白頭髮的削瘦的蘇渥洛夫元帥，那一位而龐肥胖滿臉長鬚的斯科別列夫將軍，那一位爆炸火藥庫的兵士沃錫波夫和在日本人手中當過俘虜的兵士梁波夫等人底形像。

在他看來，無論是蘇涅洛夫也好，無論是海員科什卡也好，全是他親愛的先輩。他們都建立了他所愛護的俄羅斯，——他，涅夫斯基，自己也曾毫不倦怠地建立着俄羅斯。

此刻偉大俄羅斯的一切都一一演映於他那無法成眠的眼前。

忽然想到了彼得大帝所說過的某一響亮的語句，忽然又聯想到了蘇涅洛夫，不由地心中跳動起來了。忽然又憑空想到了黑莓的香味，這種新鮮細嫩的香味，是很稀罕的，尤其是以黑莓沾着牛奶吃的時候，這種香味最美，這種細嫩的香味竟像是親生的嬰兒身上的氣味，可是現在他也許不會再看見這個嬰兒了。

忽然諾夫哥羅得城底風景又在他的眼前閃過了，忽然槽漿唧啞的划水聲又在耳裏響着，——天呀！——有多少動心的俄羅斯故鄉生活底影像一齊都湧入腦海中來了！

他迴想到，在五年前，在這裏，曾開設了一個兒童肺病療養所的情形，他曾跑到那裏去觀看，究竟什麼是療養所，他在療養所底離牆旁邊竟坐了一整天，看着兒童們玩耍，觀賞他們的玩具並聽着那些穿着雪白褂子的女子底歌唱，當時他會是如何留戀這個在偏僻的森林中驟然出現的新穎愉快幽美的生活，捨不得站起來走開去。

他迴想到，在鄰近的森林後面曾設立了蘇維埃農莊的情形，他迴想到，那些從鄉村到城市去的青年，得到了獎章和知識回來為青衫。

他迴想到，一位身材不高豐滿強健的少女來到這裏「醫治樹木」的情形。她原是一位平

常的無經驗的少女，好像小孩子一樣，分辨不出紅莓苔子和紅莓的區別，但是她却知道樹木的病症並會醫治這些病症。在晚上她常常叙說太陽，小甲虫和各種虫子。他好像小孩子一般甜蜜地聽着她的叙說，只聽得朦朧欲睡，而帶着歡喜溫柔的神情微聲說道：「好女兒，醫治吧，好好地醫治吧」，他於是喜歡了她，她那種新生活的神情竟籠罩了他。噯，想起來真不知有多少優美的，快樂的生活呀。

現在這種生活都被德寇底銹跡踐踏了，在德寇踐踏下，他覺得以前的一切全消滅了，無論是太陽，無論是池中的游魚，無論是地莓子底香味，全沒有了：

「噯，我們的俄羅斯呀，你是何等的不幸呵」，——他微聲嘆息着，輾轉反側，無力克服這些亂雜的心情，直使他悲傷得打了一個冷戰，他翻身起來也沒有穿好衣服就走到院裏去了。此時夜已將終。

大風吹着林梢，肅肅地悲鳴。一陣陣深秋底氣息吹到林中隙地上來。被雨淋得濕漉漉的麥草垛，木柴，道路，糞堆，洒在地上的樺皮油，秋風鼓盪冷冽含愁的湖水，濕潤圓壟中的茴香，發出種種的氣息瀰漫於空中。

——不能，這樣的情形是不會有的，——他不覺說出了聲音。

——俄羅斯具有它自己的蘊藏力，這種蘊藏力如火焰一樣，不把它熄滅就不能制服的。而火焰的熾烈一直燎燃到太平洋岸上！不能，這種烈火是無法熄滅的。

他想到這裏，悲傷的心情馬上又輕快了一些。

只聽得，從遠方傳來了貓頭鷹底叫聲。

「這些鬧事鬼真可恨！信號原是很嚴重的而他們却如吹笛一般在森林中到處吹叫起來，在十里外也能聽見」——他爲此又怨恨起蘇和夫來，他站在門口等待着游擊隊到來。

*

*

*

在爐子上邊很熱，娜達里沒有蓋被子，她穿着一件花布衫子躺着，覺得彷彿熱天在河邊上一樣，當時，一羣女子走出村莊去游玩，彷彿無意中遇見從野營中來的一些軍人，她們於是故意地唱起歌來使人注意她們。

娜達里就是在去年夏天在河邊遇見他的。當時他走着——她想着，用手壓緊心窩，覺得這種情形歷歷如在目前，——他那兩條細長而有彈力的腿輕快地走着，就像不能停止一般向前走。

他那中等的身材，削瘦的姿態，初見時並不令人注目，但是他一說起話來，就馬上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使人喜愛。他是生在格魯吉亞的俄羅斯人，說話帶着當地的口音，很自然適宜。他很愛笑，能笑得心花怒放，幾乎合不住嘴。他並不漂亮，但是娜達里却很看中了他，而他也從一切少女中看中了娜達里，他兩個眉來眼去，情由心生，於是他就想一步跑到她的跟前認識認識，但是又止住了，邊笑嬉嬉地帶着輕浮風流的姿態從少女們的面前走過去了。那一天

是何等的美妙啊，真正是俄羅斯的天氣，在蔚藍的天空中浮着層層的白雲，從森林後面的遠方隱隱地聽見雷鳴，田野上的香風徐徐吹來。早晨就去採草菓的兒童們在森林中大聲呼喊著，引起了一陣鳴鳴的應聲。

夏日的陽光照着，輕柔的野草幽香瀰漫於溫熱的空氣中。一切都油然自得，真是良辰美景，再好不過的時候了。當時他倆相識的情形如何？當時他倆馬上就瞭解到，他們有恩愛的姻緣而不能稍失時光去享受如此坦白流露出來的愛情幸福的情形如何？

現在娜達里對於這一切經過竟想不起來了。她只能說出一點，就是，那一天是她一生的最幸福的一天。在這一天以前和以後她完全沒有經受過這樣的高尚愉快生活，而當時她在河邊看見了他，就決心把自己的終身一切全獻給他。

那一天是娜達里的悠長。到傍晚的時候，疲乏的娜達里曾到河裏去游泳。夕陽西下的赤光把河水映得粉紅，她的玉體肌膚映着水光也顯出微紅，彷彿是在熱水澡塘中洗澡以後那樣紅嫩。「我的幸福來了，——當時娜達里曾想道，——不管怎樣，總是我的終身幸福了，現在我只願爲他而生，同他過活了。只願不遇歧路，永不別離！」

她慚慚地走出水來，雙手攀着頭，佇立許久，仰面望着天空中疏星初現，閃閃微明。當時她的女友阿牛達也在大家面前帶着羨慕的口吻大聲說道：

——我看見你就眼紅，你是何等幸福啊。